

一、前言

言中國音樂史者，罕及七絃琴。朱伯原《琴史》僅及北宋而止，（朱長文此書，作於元豐七年，紹定癸巳刊行。）宋代琴學，世所習知者，惟朱子之《琴律說》及姜夔之《定絃法》；此外，鮮有論列者。不知宋時琴具之製作，琴譜之釐訂，造端於太宗，爰有九絃琴，而其關譜流傳之廣，溘及南北，遠至完顏大漢，無不操習。

徽宗設大晟府，於琴律稍有校正；迨至靖康，二帝被俘，樂器樂章，隨之而北。洎乎南渡，舊譜淪佚，乃有從互市密購取回者，張巖《琴譜》，即其例也。理宗淳祐間，楊守齋神於琴，以外戚之尊，尤精審律，乃與門客刪潤舊譜，為《紫霞洞譜》，凡收四百六十八操，集琴曲之大成，蓋自琴瑟以來，琴學之造就，未有如守齋者也。元明間，其譜流行，世稱「浙譜」，惜其書既不存，晚近琴學式微，未有能遺其學之原委，或竟誤續為宋初人。（見近印《廣陵散》一書，末所附戴明揚《廣陵散考》）

雖以楊時百為琴學宗匠，所著《琴學叢書》各種，亦未措意及此。賴黃桷宋濂文集，於守齋之事，頗有載述，黃桷《清客居士集》四四有《琴池贈黃依然》及《示羅道士》，卷四十九《題徐天民草書》三篇；《宋學士集》十四《跋太古遺音》，及《跋鄭生琴譜後》二篇，皆論守齋琴學源流，甚悉。楊時百《琴學隨筆》卷一引《南宋雜事詩》言「閩譜」一則，即黃桷《琴池》中之一段，彼引作厲氏註

宋季金元琴史考述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=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 / 饒宗頤作；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主編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新文豐，民92
冊： 公分
ISBN 957-17-1988-9 (全套：精裝)
1. 學術思想--中國--叢書
I12.08
92016820

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

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-i

第六冊 四卷
經術、禮樂
全二十冊

作者	饒宗頤	編輯委員會
主編	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編輯委員會	
執行編輯	單周勇 何麗棧 鄧偉雄 蘇芳玉	
責任校對	招祥麟 陳應時 陳以信	
美術設計	雷雨	
行人及印刷	高本創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雙園街96號	
發行人及印刷	TEL: (02) 23088624 (02) 23415293-4 FAX: (02) 23023870 (02) 23568076	
網址	WWW.SWFC.COM.TW	
E-mail	sales@swfc.com.tw	
登記版價	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第0649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新臺幣32,000元	
定價	郵印必竟(如有破損 歡迎退換)	

ISBN 957-17-1988-9 080000000 (全套：精裝)

080000906 (精：第6冊)

語，不知出於黃清容，殊疏。）而袁氏《琴述》於楊譜，源流端緒，指陳甚備，誠宋季琴史最重要之文獻矣。余猶習操緩，兼涉琴史，因鈎索金元集都筆記，綴為是篇，以就正有道，其中掇拾比次，頗具苦心，非敢云發揚幽潛，但聊供治國樂者之談助云爾。

二、宋南渡後流行之琴譜

袁桷《琴述》云：

自渡江來，譜之可考者，曰「閣譜」、曰「江西譜」。閣譜，由宋太宗時漸廢，至皇祐間，復入秘閣。今世所藏，金石圖畫之精善，咸謂閣本，蓋皆昔時秘閣所度；而琴有「閣譜」，亦此義也。方閣譜行時，別譜存於世者良多。至大晟樂府證定，益以閣譜為貴，別譜後不得入，其學遂絕。紹興時，非入閣本者，不得待詔，私相傳習，媚熟整雅，非有亡變僂遽之意，而蹴然圖小而弱，百餘年間，蓋可見矣。曰江西者，由閣而加詳焉，其聲繁以緩，其按抑也，皆別為義例；秋風巫峽之悲壯，蘭皋洛浦之規好，將和而愈怨，欲正而愈反；故騷人介士，皆喜而爭慕之，謂不若是，不足以名琴也。

由此文知南宋盛行之琴譜，有「閣譜」及「江西譜」，閣譜為大晟府釐定之官譜，江西譜則所謂別譜者也。

宋太宗博綜群藝，至道二年，增作九絃琴；其時以琴為待詔者，自朱文濟、趙鼎，而文濟九卿人

下鼓琴第一。（見《夢溪補筆談》）有《琴雜調譜》十二卷。（見宋志）九絃琴之製也，裔以為宣州文濟則以為不可；及成，太宗為歌詩以詠之，又為《琴譜》二卷，《九絃琴譜》二十卷，藏於禁閣，（見宋長文《琴史》；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太宗《琴譜》六卷）此即太宗所定之琴譜也。

徽宗崇寧四年九月，新樂成，賜名大晟；又置府建官，以司掌之。（李攸《宋朝事實》一四載御製《大晟樂記》。）大晟府於琴律之訂定，據《宋史·樂志》云：「大晟府嘗罷一、二、七、九，惟存五絃，謂其五音之正，最優於諸琴，（卷一百四十二）當時所議新樂如此。（參閱《大晟府考略》一文，見《詞學季刊》第二卷二期。）然七絃、九絃之琴，終不能廢。故姜白石於南宋慶元三年四月上書，論雅樂進《大樂議》、《琴瑟考古圖》（見《慶元會要》及夏氏撰《白石繫年》）仍分五、七、九絃琴，各述轉絃合調，並為圖說。（《白石詩詞合集》卷首《集事補遺》）閣譜內容，已不可悉，據袁桷所記，即同於北方之完顏夫人譜，而宮聲繁數，（說詳下）江西譜則更為繁急耳。至紹興時，閣譜盛行，《文淵閣書目》十三有紹興內府琴譜一部十冊缺，亦見《琴竹堂書目》，當即是譜，則其書明初尚有存者。

閣譜有取自民間者，朱權《神奇秘譜》言《廣陵散》世有二譜，予所取者，隋宮中所收之譜。隋亡而入於唐，唐亡流落於民間者有年，至宋高宗建炎間，復入於御府。是其一例。

附 沈氏《琴書》考

至閣譜以外之別譜，據《崇文總目》及《文獻通考》所列，有沈氏《琴書》一卷，張澹正《琴譜》一卷，又不詳撰人之《琴譜》四卷，《琴譜纂要》五卷，《琴書正聲》九卷，此皆北宋仁宗以前之書，

(其爲唐及五代人所集者，茲不錄入。)可見當日琴譜流傳之夥。沈氏《琴書》首載嵇中散《四弄》，《琴書正聲》又集《游春》、《綠水》、《幽居》、《坐愁思》、《秋思》并蔡氏《五弄》，其後楊守齋《琴譜》亦首嵇氏《四弄》，實本沈氏《琴書》。《文獻通考》於沈氏《琴書》引《蔡文目》注釋，謂：「首載嵇中散《四弄》，顧麴師法撰，次有《悲風》、《三峽流泉》、《淶水》、《昭君》、《下舞》、《聞弦》，并《胡笳四弄》，顧盛通師撰，蓋諸家曲譜，沈氏集之。」是沈氏蓋取自麴師法、盛通師諸人所撰集者。沈氏爲何人，向莫能悉，余謂即沈遠也，其證有二：《蔡文總目》於大小胡笳及《大胡笳十八拍》云：「沈遠集，世名沈家聲。」今核沈氏《琴書》中，亦有《胡笳四弄》，正合，其證一。考沈遠著《雲巢編》卷六有《昭君操》古詩，句云：「……胡人從來不照鏡，但見白髮垂霜鬢，念知此意終不傳，獨自援琴彈作譜。」沈氏《琴書》中各曲有「《昭君》」，即此操也，其證二。是沈氏即沈遠明矣。遠爲沈括夢溪之侄（一作叔），亦深通樂律者也。（沈遠、沈邁、沈括合稱三沈，《四部叢刊》三編有《沈氏三先生集》。遠字叔遠，《宋史》三三二有傳。）

二、完顏氏琴譜及金之琴學

袁梅云：

南北所傳，皆閱譜、宣和譜，北爲完顏譜，南爲御前祇應譜。……（《題徐天氏草書》，見清容居士集《四十九》。按「祇應」，宋人習語，《齊東野語》七「洪君時」條注云：「數輩入內祇應」是也。又《武林舊事》記聖節「祇應人」名目，可參看。）

又云：

閱譜，余幼嘗學之，其聲數以繁；完顏譜獨聲緩差異，而東聲良同。（《示羅道士》）

是完顏譜本同於閱譜，惟聲音稍緩耳。所謂完顏譜，乃金人取去之宋譜。耶律楚材《彈廣陵散詩序》有云：

近代大定間，汴梁留後完顏光祿者，命士人張珣一彈之，因請中議大夫張崇爲譜序，崇備此事。

樂云：驗於琴譜，有《井里》、《別婦》、《辭鄉》、《報義》、《取韓相》、《投劍》之類……

是即所謂完顏氏譜，《廣陵散》乃其中之一操也。考明高儒《百川書志》著錄《廣陵散》一卷，其解題稱：「金涇川大吉完顏章敘，出於流傳，未詳所自。」完顏氏未知與完顏章有無關係？

宣和時，大晟樂既成，金人來攻，乃罷之。及靖康二年，樂器樂章樂書，皆入於金。（《宋史·樂志》二十八）

皇統元年，金熙宗加尊號，始就用宋樂，始就用宋樂，惟以鐘磬刻「晟」字，犯太宗諱，以黃紙封之。（《金史·樂志》）宋臣降金者，如宇文虛中亦能琴，（《中州集》甲集一；虛中有《從人借琴詩》）

云：「乞與南冠囚擊客，爲君一奏變春榮。」且擊圖書俱北，（《金史》七十九《虛中傳》；「杜天佛告虛中謀反，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。虛中曰：死自吾分，至於圖書，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；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，豈亦反耶？」）故古譜多流入金。袁梅謂：「張巖於韓忠獻家得古譜，復從

互市密購」，（《琴述》）則南宋宰輔反從金覓取古譜，禮失求諸野，自昔已然，吁可慨矣！（《金史》十二《章宗紀》：泰和七年，「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詣平章政事揆左承瑞乞和。」或於南北使節往來密購，而託言為互市，亦未可知。）

金主如熙宗世宗皆好琴，顯宗尤精妙。元好問《琴辨引》云：

世宗好此藝，殊有父風，寢殿外，設琴工幕次，鼓至夜分乃罷。嘗言吾非好琴，人心心無所住，則營建、征伐、田獵、寵嬖，何所不有。吾以琴繫者吾心耳。……至顯宗又妙於琴事者也。三四十年之間，此道大行。（《遼山集》三十六）

章宗泰和中，詔天下工琴者，時推平陽苗秀實為當世第一。（耶律楚材《苗秀實琴譜序》）斲琴名手，向稱唐雷氏（《輟耕錄》二九列自隋至元斲琴名手，甚悉。）宋宣和殿百琴堂所藏以雷琴為最，入金以後，為章宗御府第一，章宗且挾之殉葬，（楊宗稷《古琴考》）足見其愛好之篤也。

金時，琴工有衛宗儒者，見賞於熙宗，為樂署令。

《遼山集·琴辨引》：「當熙宗守成之際，惟弄琴為樂而已。琴工衛宗儒者，一日鼓琴，不成聲，問之：故曰「山後苦寒，手持握耳。」即賜之貂鼠帳，織鹿其前，使鼓之。」

而明大用，耶律楚材曾帥事之。

衛宗儒為樂署令耶律楚材《苗秀實琴譜序》。又云：「余幼年刻意於琴，初受指於待詔明大用。

（《湛然居士集》八）又《冬夜彈琴》詩序有云：「余幼年刻意於琴，初受指於明大用，其閑雅平澹，自成一派。」（卷十一）又《琴道喻》五十韻序云：「余又癖於琴，因檢閱舊譜，自彈數十曲，似是而非也；後見琴士明大用，悉棄舊學，再受新意。」（卷十二）

又張器之、張妍一皆能彈《廣陵散》，

耶律楚材《彈廣陵散詩序》：「泰和間，待詔張器之亦彈此曲，每至《沈思》、《峻迹》二篇，緩彈之，節奏支離，未盡其善。」

苗秀實琴學，實出自喬辰，與辰子字並以琴顯。

元好問《琴辨引》「彥實苗君，平陽人。童卯中，為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，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字德容與同研席。君章文學深博，兼通音律，教彥實與德容琴事，初授指法，累錢手背，以輕肆為禁，至一聲不敢妄增損；彥實後以雅重見稱，有自矣矣。弱冠，應明經舉選，三越廷試，至論如琴，嘗與德容相後先。」

《中州集》二「達峰真逸喬辰，字君章，洪桐人。天德三年進士，詩樂俱有名。子字，字德容，八歲能鼓琴，加入東宮，顯宗稱其不凡。」趙秉文《涇水文集》四有喬君章《達峰小隱圖》五古

句云：兒時弄琴者，天涯老相識，俛仰四十年，義子理雙璧。」

秀實世自爲高士，嘗集古琴操弄百餘篇。哀宗壬辰，（天興元年）元兵圍汴，耶律楚材密得之，送至范陽，旋卒。秀實子蘭擊其遺譜四十餘曲，楚材命錄存之，并爲之序。

元好問《琴辨引》：「秀實南渡後，（按指金遷汴）日從楊越游（按楊禮部雲與趙乘文，時人號楊趙；見《中州集》卷四）閑嘗有詩推敬。（今查《澠水文集》未見）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。……嘗選古人所操弄百餘篇，有古意者纂集之，將傳於世。危急存亡之秋，良未暇也。長子名某，字君瑞，嘗任爲省郎，閑居燕中，悻雅道之將廢，而先慮之不究，將鐮木以傳，請子題端。」

耶律楚材《苗彥舉琴譜序》：「古者操巖老人苗公，秀實其名，彥舉其字，博通古今，尤長於《易》。……公善於琴事，爲當世第一，游於京師士大夫間，皆服其高妙。……壬辰之冬，王師濟長河，破潼關，涉京索，圍汴梁，子奏之朝廷，索棲崑於南京得之，遠范陽而來世。其子蘭擊遺譜而來，凡四十餘曲，予按之果爲絕聲，大率畧令術宗儒之所傳也。余今錄之，以授後世。」按楚材此序末題「壬辰仲秋後二日」，即金哀宗天興元年，（宋理宗紹定五年，蒙古太宗四年）而遼山《琴辨引》末題「丁巳秋」即理宗寶祐五年，蒙古憲宗七年，時金亡已久，楚材亦已卒矣。此兩序俱爲苗氏《琴譜》而作，一稱書名《琴辨》，一作四十餘曲，而一言操弄百餘篇。似苗蘭所獻與耶律楚材者非完帙，遼山稱彥舉長子，字君瑞，未審與苗蘭是否一人。

楚材於秀實指法，最爲傾倒，愛其如蜀聲之峻急，快人耳目。甲午冬，與秀實子蘭對彈五十餘曲，盡得其妙；楚材亦秀實之私淑也。

楚材《愛樓巖彈琴聲二絕》云：「須信希聲是大音。猿多則亂吟多淫，世人不識樓巖意，祇愛時宜熱鬧琴。」「多者吟猿熱客耳，強生取與媚俗情，她音簡劣誰能識，卻道樓巖無木聲。」（《澠然居士集》十一）

又《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蘭》，其小序云：「蘭之琴事，深得樓巖之遺意。甲午之冬，余扈從羽獵，以足疾得告，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五十餘曲，樓巖妙旨，於是盡得之。」其句有云：「今觀樓巖意，節奏變神速，雖繁而不亂，欲斷還能續，吟猿從簡易，輕重分起伏，一聞樓巖聲，不覺傾心服。」甲午即哀宗天興三年，其年正月，哀宗自縊，金亡。楚材又有《和琴士苗蘭韻》有：「高山韻吼千巖木，流水聲號半夜歌」句。（《集》卷四）耶律琦有《聽苗君彈琴》七絕云：「未是幽人堪動處，試聽微外兩三聲」。（《雙溪醉隱集》卷六）

秀實琴法，吟猿從簡，而取音沈宏，爲金時琴學大師，其子蘭什襲古，爲大樂令。

《元史·樂志》：「太宗十一年，至燕京，得金學樂許政。十六年，太宗用許政所舉大樂令苗蘭，詣東平指揮工人造琴十張，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者各二。」（卷六十九，《新元史》卷九十一同。）按太宗十六年即太后乃馬真稱制三年，宋理宗淳祐四年，是時楚材已前卒。

金時擅斲琴者，有武伯英，

《元遺山集》四《雲巖詩》序云「觀州倅武伯英，醇縣人。少日舉進士，有詩名。……爲人多伎巧，山水雜畫，斲琴和墨，皆極其工。……與定木，（金宣宗年號）沒于關中。」

以琴名者又有田唐卿，

蔡松年《蕭閑老人明秀集》注上《念奴嬌》其六序云：「田唐卿，九江人。人品高勝，落筆不凡，且妙於琴事，久在江湖雲水間，襟韻飄爽。」雷漢子魏道明注云：「唐卿名秀實，潯陽人，僑寓汴梁，嘗監杞縣酒。自號雲巖老人，又號東岫種玉翁，善鼓琴，音節抑揚，爲當時第一手。喜作詩，積數百篇，有集行於世。以其喜琴梅，又稱雲清道人。」

楚材嘗以其《悲風譜》贈萬松老人。

《湛然居士集》三：「萬松索琴并譜，余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《悲風譜》贈。」種玉翁爲何人，世多未悉，實即田唐卿也。宋徽宗時，福清林搏召入鼓《悲風》一曲，上惡其名，不樂而罷，遂改《悲風》爲《碑玉》，此《悲風》琴曲之掌故也。《困學齋雜錄》「耶律丞相《春雷》，盒內府物名，曰承華殿春雷」。即此琴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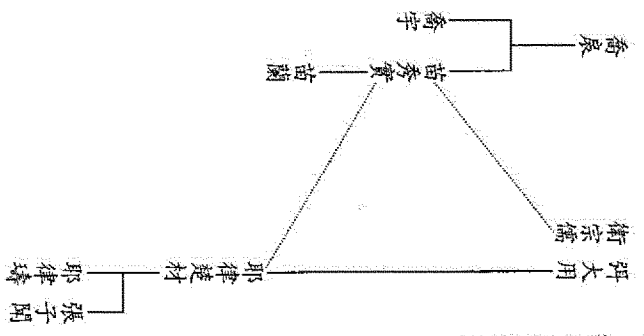
復有熊與蘇，

《谷音》下：「豫章熊與蘇天樂，性介澹，通經史百事之書，布衣。尤嗜彈琴草書。」

兩人者，俱江西人，則其所操琴譜，當是「江西譜」矣。

楚材子琦亦學鼓琴，（《湛然集》十一《吾山吟序》）有乃父風。《湛然居士集》中詠琴之詩，不一而足；《琴道喻五十韻》，《冬夜彈琴有得亂道拙語三十韻》，及《愛巖樵彈琴擊法》，《彈廣陵散終日賦詩五十韻》等篇。（皆有禱於琴學琴史。集中又有和王正夫《憶琴》（卷九）又《寄張子聞》詩注云：「余彈《水仙》，公常學之。」（卷六）及《贈景賢玉潤鳴泉琴》。」注云：「渠能彈《雉朝飛》、《清夜吟》。」（卷十四）景賢鄭氏，與楚材交最契，集中和詩特多，其人以醫事蒙古太宗，蓋即《長春西遊記》中三太子醫官鄭公號龍岡居士者也。（說見王國維《楚材年譜譜餘》）可見當日能琴者之眾，極一時之盛。冰天雪地穹廡龔幕中，乃有琴書之樂，尤足使後人嚮往不置也。（《湛然居士集》十有「對雪鼓琴」詩。）

附 金琴學系統圖



四、張巖及韓侂胄所傳之琴譜

袁柳云：

近世通南北，謂吳中所留琴為「浙譜」，其各在楊司農續，諱其所自。譜首嵇康《四弄》，韓忠獻家有之。侂胄為平章，遂以傳張參政，其容永嘉郭楚望始紉繹之。今人不察，百喙莫以解，精於琴者始知之。（《示羅道士》）

又云：

甲申乙酉間，（按即至元二十一、二十二年）余嘗受琴於瓢翁，（即徐天民）問譜所從來，乃出韓忠獻家。……韓譜湮廢已久，永嘉郭楚望始紹其傳。

又云：

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檢焉，則蔡氏《五弄》，司農號為精加紉繹，皆張氏所載，獨楊氏隱抵不述耳。……按廣陵張氏名巖，字肖翁，嘉泰間為參預。居嘗時，嘗謂閩譜非雅聲，於韓忠獻家得古譜，復從互市密購，與韓相合，定為十五卷，將授於梓，以預韓氏遺議，罷去。其容永嘉郭楚望獨得之，復別為調曲，於大抵皆依蔡氏學為之者。

此謂張巖琴譜韓侂胄家藏譜，俱即楊守齋所取材。考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，并著錄之。

《直齋解題》十四：《琴操譜》十五卷，《調譜》四卷，參政張巖肖翁，以善鼓琴聞一時，余從其子秘得此譜。

又《琴譜》八卷，鄆學魏邱舊書有之。己卯，分教傳錄，亦益以他所得譜。

魏邱當指韓魏公忠獻家（即韓琦也，侂胄為其裔。）己卯，疑指紹興二十九年（如指下一己卯，則為嘉定十二年，時侂胄已誅。）此韓氏家中舊譜，復雜入他譜。若張巖所整理，復益以自金互而取

來之舊譜參訂，其徒居嘗時，正當紹興末。

《宋史》卷三九六本傳：獻字皆翁，大梁人，徙家揚州。紹興末，渡江，居湖州（即審）。登乾道五年進士。阿附韓侂胄，累遷給事中，參知政事。

其參知政事前後兩次，一在寧宗嘉泰元年八月，一在嘉泰四年十月，見《宋史·宰輔表》。《姜夔有《賀張翥參政》及《寄上張參政》兩律詩，蓋同居吳興，彼此俱精琴理，宜其交往之篤也。

五、郭楚望與劉志芳在琴史上之地位

袁桷述楚望乃張巖幕客，佐其細繹琴譜。楚望名沔，永嘉人。張氏敗，沔獨得其譜，後別為調曲。袁氏復記其授受源流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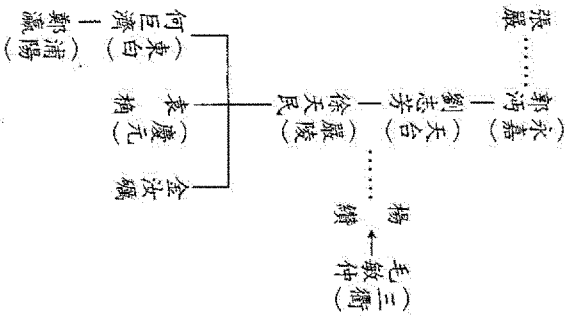
楚望死後，以授劉志芳，志芳之傳愈專，而失其祖愈遠。（徐）天民嘗言楊司農與（毛）敏仲少年時，亦習江西。一日，敏仲由山中來，始弄楚望商調，司農驚且喜，復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芳；故今衆震獨言劉郭，而不言廣陵張氏傳授，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。（《琴述》）

則徐天民亦楚望再傳弟子也。

宋謙《跋鄭生琴譜後》云：「徐（天民）之弟子金汝礪，（烏）《霞外譜》，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，而清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，瀛因輯錄手彈者，分正外二調，為譜各一卷，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，要其源委有自矣。」（《宋學士全集》十四，又《千頃堂書目》二）

是天民子弟又有金汝礪，輯《霞外譜》，及何巨濟二人，再傳為鄭瀛，亦輯有琴譜。袁桷亦於至元甲申之酉間，從天民受琴，浙之琴學自爾彌盛，溯其淵源，皆出於楚望也。

附 郭氏琴脈圖



楚望與志芳所製琴曲，今尚多可考。

楚望以《瀟湘水雲》一曲最有名。《神奇秘譜》云：「《瀟湘水雲》（楚望先生郭沔所製。先生永嘉人，每欲望九疑爲瀟湘之雲所蔽，以寓憺惓之意也。」又《秘譜》以《泛濤浪》亦郭楚望所作。《誠一齋琴談》謂：「楚望作蕤賓調，又作《泛濤浪》、《風入松》、《梅梢月》、《春江》。」

按《梅梢月》與《春江》二曲，見袁均哲《太古大全集》，屬商調。

明黃獻《琴譜正傳》稱：「《秋鴻》（姑洗調三十六段，琴曲最長者。）郭楚望譜。」其說必有據，知非臆仙自製，乃本之郭沔也。《藏春塢琴譜》又謂「飛鳴吟」爲楚望作。

袁桷《清容集》有「述郭楚望《步月秋雨》琴調二首」，以此二曲爲楚望作。《步月》疑即《秋宵步月》，《湛然居士集》有「彈《秋宵步月》、《秋夜步月》二曲」，句云「碧玉聲中步月歌，彈來彈去不嫌多。」如此曲爲碧玉調，即優一四六又半徵。考唐王昌齡等有聽彈《風入松》詩，明汪芝《西麓堂琴統》有《秋宵步月》，題唐柳世隆作，（世隆爲柳惲父，作唐人者誤。《琴史》卷四世隆有傳。）則謂此兩曲爲楚望所製，尙屬疑問。

志芳所作琴曲，有《鶴鷺忘機》，《神奇秘譜》但稱《忘機》，臆仙曰：「宋天台劉公志芳之所製也。」《誠一齋琴談》：「劉志方作《忘機曲》，《吳江吟》。」

六、楊守齋及其琴學

（一）守齋詞學及審律之精

楊守齋當宋季最爲知音，有《作詞五要》附張炎《詞源》後，膾炙人口；所謂五要，即擇腔、擇

律、按譜、押韻、主新意五事也。周密詞每道及之，所謂「腸斷紫霞」，《徵招》（即指守齋。守齋，《宋史》無傳，其行實略見《圖繪寶鑑》。草窗《浩然齋雅談》云：

楊纘，字繼翁，號守齋，又號紫霞，本鄆陽洪氏。恭聖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，遂祝爲詞，時數歲。（中略）公廉介自將，洞曉律呂，嘗自製琴曲二百操。又嘗云：「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。」當廣樂合奏；一字之誤，公必頌之；故國工樂師無不嘆服，以爲近世知音，無出其右者。仕至司農卿，浙東帥。以女選進淑妃，贈少師。所度曲多自製譜，後皆散失。

守齋爲楊石養子（石事跡見《宋史》三三四《外戚》下《楊次山傳》。次山乃石之父，會稽人，寧宗恭聖皇后之兄也。）其女於咸淳二年徵爲度宗淑妃（《宋史》二四三后妃下《楊淑妃傳》。）生帝昀，可見守齋於宋室外戚中地位之隆。《齊東野語》十云：

嘗聞紫霞翁之幼日，隨其祖郡王（按即次山）曲宴中，太后令內人歌之，凡用三十人，每番十人，奏音極高妙。翁一日自品琴管，作數聲，真有壁雲落木之意，要非人間曲也。又言：太皇取知音，極喜歡。……

寧宗皇后妹，世稱楊妹子者，能書法，極類寧宗，御府畫多命其題詠。有題琴《訴衷情》詞（見《韻石齋筆談》及《詞徵》卷五《騷馬遠唱琴》，按此本張掄作，見《蓮社詞》。）

楊皇后子爲鎮王竑，亦好鼓琴，（竑事見《宋史》二百四十六宗室三本傳，及三百四十三后妃下《恭聖仁烈楊皇后傳》。）守齋喜操纜，擅知音，殆因皇室愛好而然耶？

守齋妙於琴律，《癸辛雜識後集》云：

余向琴紫霞翁門，翁妙於琴律，時有畫魚周大夫者，善歌，每令寫譜彙訂，雖一字之誤，翁必隨證其非。余嘗扣之云：「五凡工尺，有何義理，而能暗通默記如此？」翁云：「其間義理之妙，有甚於文章。……」

此守齋之佚事，具見其琴律之精矣。

（二）《紫霞洞譜》之編集

宋濂《跋鄧生琴譜後》云：

宋季言琴者，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。纘淳祐中人，最知琴，一聞琴聲，即能別其古今。每恨秘康遺音久廢，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索之，歷十餘年，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。纘因共定調、意、操，凡四百六十有八，爲《紫霞洞譜》一十三卷。自時厥後，徐之子金汝礪，復深覺其學不傳，乃取纘所未及立者五音，各出一調一意一操，總爲十五，名之曰《霞外譜》，而康之遺音，至是無餘憾矣。（《宋學士全集》十四）

袁桷《琴述》云：

往六十年中，錢塘揚司農以雅琴名於時，有客三衢毛敏仲，嚴陵徐天民在門下，朝夕損益琴理，刪潤別爲一譜，以其所居曰紫霞名焉。

「紫霞」者，《齊東野語》載（守齋）「著唐衣，坐紫霞樓，調手製閒素琴，新製《瓊林》、《玉樹》二曲，（按《玉樹》似指《玉樹臨風》琴曲）則紫霞乃所居樓名。是譜所收琴曲，凡四百六十有八，集宋以前琴調之大成。網羅之富，後之琴譜，無有出其右者。（現存琴譜採集最多者，明汪芝《西麓堂琴譜》共二八曲，清唐麟銘《天聞閣琴譜》共一百四十五曲，以視《紫霞洞譜》，瞠乎後矣！於此可見古琴由亡佚之夥。）明季，其書當存，《千頃堂書目》一補有楊纘《紫霞洞琴譜》十三卷，惜乎不可復見矣。

據袁桷所記，紫霞有前譜，其言云：「連南北所傳，皆閑譜宣和譜，北爲完顏譜，南爲御前祗應譜，今《紫霞前譜》是也。」是其前譜，即晉蔡南北舊譜，凡閑譜及金人取去之譜，均在蒐采之列。至其所取古譜之來源。袁桷《琴述》謂其取之韓忠獻家藏古譜，及廣陵張巖所定十五卷譜，蓋桷手自勘校，及得之其師徐天民之口述，最爲可信；而宋濂則謂得自吳中何仲章家，或另一部份資料耳。至金汝礪之《霞外譜》，《文淵閣書目》十二有《霞外音》一部，一冊闕，晁瑛《寶文堂書目》有《霞外正宗琴譜》，當即此書，今《神奇秘譜》卷下題曰「霞外神品」，疑即采自金氏此書者。

(三) 守齋琴學闡微

守齋在琴學上之貢獻，權而論之，約有四端：

(1) 宗樞 袁桷謂「楊司農譜，首於嵇康《四弄》，韓忠獻家有之。」（《示羅道士》）按北宋沈

氏所集《琴書》，其首即載嵇中散《四弄》，（見《崇文總目》亦見《文獻通考》）知《四弄》自北宋之來，多有傳本。宋濂亦謂「（續）每恨嵇康遺意久墜，與其客毛敏仲、徐天民乃求索之。」（《跋

鄭生琴譜後》）又謂：「士大夫以琴鳴者，恒法宋楊守齋，所以法續者，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。」（《跋太古遺音》；見《宋學士全集》十四）所謂嵇康《四弄》者，宋僧居月《琴曲譜錄》云：「《長青》、《短青》、《登高引》、《望長側》，此四曲謂之嵇氏《四弄》。」《琴議》云：「躡煬帝以

嵇氏《四弄》蔡氏《五弄》通謂之『九弄』。」（《樂府詩集》五十九蔡氏《五弄》下引）《琴苑要錄》引《琴書》：「《秋聲》、《淶水》、《幽居》、《秋思》、《坐愁》、《望長側》、《長青》、《短青》、《長側》、《短側》、《長側》、《短側》、《坐愁》、《秋思》、《幽居》、《淶水》、《長青》、《短青》、《游春》、《淶水》、《幽居》、《坐愁》、《秋思》等曲而謂為『正聲』。陳揚《樂書》一百二十

《琴操》云：「漢末五節五曲，魏初中散四弄，其間聲含清側，文質殊流。」又二百四十一琴曲下云：「有以嵇康為之者，《長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長側》、《短側》之類是也。」按《長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長側》、《短側》名俱見於《琴歷》，（《玉函山房》輯本）《西麓堂琴統》亦以此四曲俱嵇中散

作，屬商調。守齋琴譜以嵇氏《四弄》列首，殆即此《長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長側》、《短側》，所謂「聲含清側」者也。袁桷又云：「蔡氏《五弄》，司農號為精加細繹，皆張氏（即張巖譜）所載。」

又云：「蔡氏《五弄》、楚調四弄至唐猶存，則今所謂《五弄》，非楊氏私製明甚，議者思去之，不可也。」（《琴述》）又：「蔡氏《四弄》，嵇中散補之，其聲無有雷同，孰謂浙人能之乎？」（《題

徐天民草書》）力證守齋譜所錄《九弄》，淵源有自，誠如宋濂所謂士大夫所以法續，以合於嵇康氏之故。至宋氏譏「嵇康所制《廣陵散》，特慢商絃，至與宮等，不可為法。」按此本唐韓景說（韓《論

廣陵散止息》謂：「緩其商絃與宮同者，是知臣奪君之義也。」詳見《舊唐書》列傳七九韓滉附傳，《新唐書》韓休附傳。）然守齋譜實以嵇氏《四弄》為首，但取探求本原，所謂「能知古始」是已。楊氏固不以《廣陵散》為首，則宋濂所論，不足為守齋詬病也。

(2) 定律 宋濂《跋太古遺音》又云：

古者協管以定正宮，以正宮為聲律之元也。今續以中呂為宮，則似用旋宮，既曰旋宮，則諸律何

不能各為宮乎？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。

據此，守齋定律，蓋以仲呂為宮，即以琴之第三絃為宮。考北宋房庶曾論當時宮廷大常樂之黃鐘，相當於仲呂。守齋習於宮廷樂，其改仲呂為宮，此在琴律上為極大之改革。後世琴家，以正調為仲呂，實本守齋之說。惟當日多有非議者，如趙子昂《琴原》即為守齋而作也。其言曰：「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，六七比一二。」「夫一弦為宮者，至五弦而止，五弦而止者，五音之外不可加也。……故以六七弦代之。其正體不出乎五弦也；其所以七弦者，亦清聲遺宮耳。」（《松雪齋文集》六）按即桓

譚所謂五弦第一爲宮，餘一弦爲少宮少商。此自屬舊說。惟朱子《琴律說》早已有所獻疑，胡忠恕家以仲呂爲黃鐘之角，故於眾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。張端義《貴耳集》二集，成於理宗淳祐，「及今世所傳琴曲五調，余嘗以音律考之，『宮』調乃仲呂，餘調倣此。」足見守齋以仲呂爲宮，在當時已流行也。

清代論琴律者至繁，如蘇琴山《春草堂琴譜》仍取趙氏《琴原》之說，謂「自《宋志》《唐書》皆以中呂定三絃爲『上』字，燕樂用之，相沿至今。較琴者皆習此調，因呼中呂均爲宮調正調，翻忘黃鐘均以一絃爲宮三絃爲角之爲正宮調。」《琴說》若《自遠堂譜》則主以三絃宮聲居中立體，一二絃與四五絃分兩側爲用。（六七絃則一二絃之清聲，立體之說，周續祖《琴譜諧聲》「音律統解」頗持異議。）而《律呂正義》力言三絃爲宮，《四庫提要》評王坦《琴旨》，歷舉自來言琴律者之誤有五，其一即在不知三絃爲宮而以一絃十徽爲仲呂。此無異重申守齋之說，足見守齋以仲呂爲宮，在琴律史上正有其不祧之價值也。

(3) 訂譜 宋濂《歐鄭生琴譜後》云：「續因共定調、意、操，凡四百六十有八，爲《紫霞洞譜》。……金汝曠復……取續所未及者五音，各出一調一意一操，總爲十五，名之曰《寶外譜》。」可見《紫霞譜》之編定，分別五音，有調、意、操三類。今觀宋末陳元觀《事林廣記》正區五音調，而《太音大全集》先分宮意、商意、角意、徵意、羽意，并載宮調、商調等五調之操，次及外調，如黃鐘意、凄凉意、无射意、姑洗意等，此種編次體例，其規模疑即出自《紫霞譜》也。

(4) 正聲 袁梅謂「幼習閣譜，其聲數以繁。」（《示羅道士》）又謂「紹興以來，習閣譜者，皆嫺熟整雅。」又云「江西譜更加詳，而音尤繁殺。張巖居嘗時，嘗謂閣譜非雅聲。」則守齋之釐訂舊譜，蓋承張巖之志，而力去繁聲，以還古淡。《齊東野語》（十八）記「紫霞翁知音妙天下，而琴尤精詣。其自製曲數百解，皆平淡清越，灑然太古之遺音也。復考正古曲百餘，而異時官譜諸曲，多駢創無餘。曰：此皆繁聲，所謂鄭衛之音也。」（「琴聲聲爲鄭衛」條）足見守齋刪潤閣譜，去繁取緩，大有復古之功矣。

上舉四事，對於守齋在琴學之貢獻，可窺其梗概。《癸辛雜識》又引其遺說云：「琴間指以一與四，二與五六，四與七爲應，今凡動第一絃，則第四絃自然而動；試以羽毛輕織之物，果然，此氣之自然感動之妙。」此即守齋論琴之聲言也。其所藏第一琴名曰開素，又有秋澗泉。見史浩《兩鈔摘腴》「名琴」條，附記於此。

與守齋時代相接，而精於琴樂又有楊祖璽者，臚仙於永樂癸巳序《新刊太音大全集》，序云：「是書也，乃芝翁田君所纂，自曰《太古遺音》，集爲三卷。至嘉定間祖璽揚君，自爲《琴苑須知》，表而進之於朝，以爲一代之佳制也。」

祖璽未詳何人。

考《神奇秘譜》於《神遊六合曲》下云：「昔《寶洞》以其秘而不傳，守齋老翁臨逝，囑其子改

其字譜，將亦派示後學也，豈意雪祖生曾授受之。」（《誠一堂琴談》稱「雪祖生作《神通六合》」。）是一作雪祖生，一作雪祖，雪祖與雪祖可能即一人，惟未敢遽定。

（四）元明學者對守齋琴學之質疑

宋廉《跋太古遺音》，於守齋琴學有所懷疑有二事：一為守齋論琴主稽中散，然《廣陵散》特慢商絃，不可為訓；一為守齋以中呂為宮，頗違古法。凡此兩端，前文已有討論，茲不更贅。

袁桷云：「方楊氏譜行，或謂其聲與國亡相先後，又謂楊氏無所祖，又不嘗習。」按此指其師戴剡源之言也。戴氏有《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》云：

今人學琴者，惟楊司農。司農之琴，不用律，以手指抑按絃間，得其砵然者，傳於《白雲》（雪）之曲，曰：此折竹聲也；得其啞然者，傳於《夜烏》之曲，曰：此投林聲也，諸屬曲皆若是。曲成，而合其譜，然後曰某主某絃為某音，為其音為某音而琴成。夫司農之琴，纔近於莊生所言籟，而安得為樂音乎？將司農不以樂字琴，而用無律之音乎？……嗚呼！何必子昂，雖余之愚，豈不能非之。然當司農時，猶自謂之新聲，司農每一譜成，而尸琴祭於寢，曰：吾安能為是聲，吾琴必有祖，吾祭祖。余嘗私諺之，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，琴祖不食也。爾來司農琴擅天下，投林折竹之聲，兒童婦女，聞而喻之，則喟然而笑。……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，竟亦不知當為何琴？雖知人之學之非，而自無以語人；今得子昂書，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。（《剡源集》卷十九）

是子昂之作《琴原律略》，乃為楊氏琴學而發，剡源譏楊氏造曲但取狀聲，而不按律；又責其逞臆無所本。然袁桷則云：「余嘗習司農譜，又數與徐天民遠往，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。」其作《琴述》，即在指陳此事，以明楊氏之新聲，乃本之張巖、郭沔所傳之舊譜。剡源為桷受業師，桷之文章體製議論，一取法於剡源，惟於琴則不阿附其師說，蓋剡源非深於琴者，其言固於守齋無傷也。其謂《白雲》有折竹聲，（原作白雲，乃「雪」字誤。）今考《神奇秘譜》卷中《霞外神品》，《白雲》第二段，注：折竹聲，第五段注音，注：碎玉聲，此蓋即守齋舊譜。古人製曲有以聲質情者，此《白雲》亦其一例也。

七、守齋琴侶考

（一）毛敏仲

敏仲，衢州人，宋時，在守齋門下，襄訂《紫霞洞譜》。與汪水雲相善。（《湖山類稿》有《同毛敏仲出湖山由厲松嶺過浙江亭》詩。）入元，北遊燕京。

考王逢《梧溪集》（卷二）《聽葉琴師觀光操序》云：

《觀光操》者，三衢毛敏仲所作也。至元間，仲偕武林葉蘭坡、徐秋山遊京師。三人者，咸能琴，受知宰執，薦名世祖皇帝。仲以為士之道，莫高於賓王，先王之化，尤莫尚有虞氏之教，故緣徵虜聲，作是操以應制。比召，客死館舍。余聞其音，激越悽惋，不絕乎徵。傳曰：徵亂則哀，仲其自哀也夫。……蘭坡孫惟一彈是操，且語是言，因序其事。

敏仲之北行，水雲有詩三絕送之，句云：「請君收淚向前去，要看幽州金築臺。」又「今日君行清淚落，他年勳業動飛山。」（見《湖山類稿》二，《宋詩紀事》七十八錄其二首。）是仲有出仕之意。《觀光操》一曲亦名《萬會塗山》。《神奇秘譜》臚仙曰：「是曲，毛敏仲所擬。……胡元之初，故作是操，追慕宋德，亦有感於其中矣。」與葉惟一所說不同。疑葉說較是。（黃獻《琴傳正譜》：「禹會塗山」，又名《上國觀光》，故稱《觀光操》。此曲緣徵度聲者，袁桷云：「敏仲作《塗山》，專指徵調，而雙絃不復轉調，與嵇康意合，非深知意者不能。」蓋即不轉絃而換調者也。）

敏仲所作琴曲，《誠一齋琴談》引《琴疏》（即虞汝明作）云：「敏仲琴名『昭美』，古云『宋扁』。作《樵歌》、《塗山》、《莊周夢蝶》、《幽心》、《折芳桂》、《佩蘭》。丁元亂，播越江湖，猶鼓琴賦詩。」《神奇秘譜》，《樵歌》下臚仙曰：「因元兵入臨安，敏仲以時不合，故作歌以招同志者隱焉，自以為遁世無悶也。」此外又有《鶴鳴九皋》，《西麓堂琴統》稱毛敏仲作；又《廣寒遊》，《琴譜正傳》題《清都引》，毛敏仲作。（《琴談》云：毛仲翁作《列子御風》、《山居吟》、《古澗松山》、《易水》、《慨古引》、《隱德》、《夜虛吟》，《神奇秘譜》：「《山居吟》宋毛仲翁所作。」則毛仲翁亦宋人，不知與毛敏仲是否一人？《琴談》則分而為二，姑識於此。）

附 汪水雲

敏仲琴友江水雲，兩人者，屢有唱和。水雲名大有，字元量，錢塘人。布衣。度宗時，以善琴出入宮掖，宋亡從三宮北去，留燕甚久。時故宮人王昭儀情惠亦鼓琴，相與唱酬。（水雲《湖山類稿》二有《幽州秋日聽王昭儀琴》詩，又天山《觀雪王昭儀相邀割駝肉》詩）又至文文山囚所，為之作《拘幽》以下十操，文山倚歌而和之。（劉辰翁《湖山類稿序》）元世相聞其名，召入鼓琴一再行，乞為黃冠歸。所著有《湖山類稿》、水雲詞（今有《武林往哲遺著》本），又集宋《故宮人詩詞》（有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），水雲事跡詳《錢塘縣志》（紀獻）。（又見《改蟲齋筆疏》、《堯山堂外紀》、《歸田詩話》等書，具見《水雲集》附錄。）

（二）徐理

張炎《詞源》下云：「昔在先人侍側，聞楊守齋、毛敏仲、徐南溪諸公，商榷音律，曾知緒餘。」陸文圭《山中白雲題語》：「（玉田）嘗自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。」袁桷《琴述》云：「越有徐理氏，與楊同時，有《與音玉譜》一卷，以進《律鑿》、《琴統》入官，其《五弄》與楊氏亦無異，晚與楊交，楊亟重之。」其《琴統》曾著錄於《稽瑞樓書目》，今有傳鈔本，題曰「南溪徐理撰」。是玉田所稱之南溪即徐理明矣。《陽春白雪》五有徐理《瑞鶴仙》一首。理，曾稽人，見《全宋詞》。（卷二六）《會稽新志》稱其寶祐四年進士。

《鐵琴銅劍樓書目》（十三）「《琴統》一卷，外篇一卷，舊鈔本。題南溪徐理撰。理宗時人，先成《鐘律書》進御，得叨恩科；年五十後，復成此書。《外篇》有自序，列律圖，書成於咸淳戊辰四年。」按此書《西麓堂琴統》，多襲取焉。俞琰《彙火監戒錄序》云：「德祐後，無所用心，閉戶靜坐，以琴自娛。琴之癖，所以六律正五音，問諸琴師，皆無所答。後得紫陽《琴書》（按即《琴律說》，《宋文公全集》卷六十六）南溪《琴統與音玉譜》，始知旋宮之法。」則玉吾琴學，固深受徐南溪之影響也。

附 俞琰

《千頃堂書目》俞琰《琴譜》四十篇，曹溶《學海類編》收俞琰《爐火監戒錄》，其自序云：「德祐後以琴自娛。……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詩譜，及《鹿鳴》、《皇華》等詩，弦歌之。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、《蘭亭詩序》、《歸去來辭》、《醉翁亭記》、《赤壁賦》皆有譜，琴癖隨已。」是其譜所錄，多為有辭之曲。琰字玉吾，咸淳末應舉不第，家洞庭西山。入元，隱居著書，自號林屋山人，精於《易》。《新元史》（卷三三四）《儒林》有傳。（又詳《臧書事詩》小傳）

(三) 徐天民

袁桷謂：「嚴陵徐天民與三衢毛敏仲在楊司農續門下，朝夕損益琴理，刪潤別為一譜。」又《題徐天民草書》云：「飄翁酒酣，好作草書，嘗寫前人悲憤之詞。一日，言，中散《廣陵散》慢商，君臣道喪，深致哀焉。」又曰：「學琴，當先本書傳，俗韻自少。仲連得法於其子。余以作吏荒落，向嘗作《琴述》，言歷代所譜派系，因覽先生遺墨，俯仰昔今三十六年矣。」末題延祐六年，是天民亦號飄翁，能草書。由延祐六年上推三十六年，是為至元二〇年（二八三）。

《浙江通志》一七六人物儒林：元時有徐時，蘭谿人。嘗受《易》於朱震，隱居教授，學者稱爲天民。有《易禮》著述，而未聞精於琴，當與此嚴陵之徐天民姓名偶同，附記於此。

從天民學琴者，有袁桷。

梅字伯長，慶元人，著《清谷居士集》。《元史》有傳。梅於至元甲申之西，受琴於天民，又從戴表元爲文章。表元稱其於琴書醫藥詔藝，深得其理。（《剡源集·送袁伯長赴麗澤序》）玉田詞有《徵招》「聽袁伯長琴」一首，（其上闕云：「《秋風》吹碎江南樹，石牀自聽《流水》。別鶴不歸來，引《悲風》千里。餘音猶在耳，有誰解，《醉翁》深意。去國情懷，草枯沙遠，尚鳴《山鬼》。」）《秋風》疑指琴曲之《古秋風》，見《太古遺音》；《醉翁》指《醉翁操》；《山鬼》指《九歌》。即《屈原問渡》，《西麓堂琴統》有之。）又有金汝櫛輯《霞外譜》，及何巨濟再傳爲鄭瀛，亦纂有琴譜。（見《宋櫛集》）

八、元代琴人述略

至蒙古貴族之能琴者，有中書參知政事奎蓋閣大學士阿察：

《元史》一百四十三本傳：阿察閑居，以文翰自娛……日與韋布之士游，所至山水佳處，鳴琴賦詩，日夕忘返。

及亦盞

盞爲元布爾慎貴族，畫墨菊，善鼓琴。見《翠屏集》。

又有鐵柱者，著《琴譜》八卷

柱字明善，畏吾人。見《補元史·藝文志》。

其畫家之能琴者，有趙孟頫；

孟頫著《琴原》，說已見前。晚得琴名松雪，故號松雪老人。集中有：《聽姜伯惠父彈琴學阮》及《謝鮮于伯惠惠余餘琴》詩，俱有關琴之掌故。

倪瓚

《錄鬼簿續編》：「倪瓚號雲林子，善篆隸，精音律。」其詩云：「芙蓉花下坐鳴琴，疑在湘江斑竹林；翠節霓旌煙雨濕，秋來江水不知深。」可想見其風致。瓚好琴，避兵三湘間，與焦尾琴同臥起。考《雲林集》中言琴之作甚多，有：「聽遠字方彈琴」、「蕭閒道館聽袁南宮彈琴」、「聽袁員外彈琴」（至正四年十一月作）、「聽錢文則彈琴」、「宿薩判官家聽琴」、「贈陳惟寅」詩言其父天倪讀書鼓琴，不慕榮進。「二月晦日聽劉伯容彈琴」，同時琴士，多賴其詩而傳名。

倪瓚

楊維禎《東維子集》二十六《倪處士墓誌銘》：「吳興倪處士名瓚，守子舉……有所得則寫之于琴，琴不足，又寫之于畫。琴最善《水雲遠意》，無俗師趣數節法……」

其時學者論琴之作，翰林學士吳澄有《琴言》十則，（《學海類編》本蓋從文集輯出）新塗李天和及其子嵩壽，均精絲桐，曾奉書與澄論三擾五絃之離合。（《吳草廬集》）

文人之能琴者，有張雨：

薩天錫《詩前集》：「茅山道士來相訪，手抱七絃琴一張，準擬月明彈一曲，桐花落盡曉風涼。」集中茅山道士即指張伯雨。考句曲外史《貞居先生詩集》諸作涉及琴者，有《琴贊》、「爲濱洲葉則善作《絃寶鐵琴》詩」、「本無秋海上土人鶴灣月夜彈琴」、「聽濱洲仙人鼓琴」等篇。其所著琴名「風林」。又嘗從趙孟頫論琴云。

薩天錫

《倪雲林詩集》二《宿薩判官家聽琴》云：「薩公能琴賢且文，城闌一遇河摧折，高堂掃榻新雨霽，爲鼓《瀟湘》之《水雲》。竹林蕭瑟風嫋嫋，山日賸撥波法……」

又有蕭性淵，爲郡陽人

《獨文安公集》：「番禺蕭性淵，攜其祖將領所愛唐琴號霜鐘者還，自和林求詩，六月三日五門宮赦後作。」為七古長歌，有句云：「日長史館幽且閑，正冠拂琴為我彈，京城六月日如火，霜鐘半夜鳴空山。」

疑性淵所習即江西譜也。

九、浙譜與徐門琴學之流衍

「浙譜」之稱起於元，袁桐云：「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為浙譜，其咎在楊司農續譯其所自。」（《示羅道士》）即自守齋及其門客所傳之譜為「浙譜」也。
或謂浙操琴譜，始於徐說。《千頃堂書目》二有徐說《梅雪窩刪潤譜》，注云：「寧波人。永樂中，宮訓導。浙操琴譜所自始。」
考《浙江通志》（一九六方技上）引成化《四明郡志》云：

說字和仲，其先錢塘人。曾祖字，號雪汀，父夢吉，號晚山，皆業儒，善琴。後父宦遊四明，遂家焉。說性謹厚，居家篤學，以《春秋經》教授鄉里。出其講下者，多繩繩有師法。為文章不但不浮，亦以琴名於時。洪武間，太宗在潛邸，遣使召至，錫簣殊厚。既歸，舉明經，為邑庠訓導。從學者亦眾。後子孫皆能踵其家學，而浙操至今稱「徐門」云。

說子曾祖字及父夢吉，并以琴名，并以琴名，字即與楊守齋酬唱之徐雪汀也。

徐字

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有《徐門琴譜》十卷，宋徐子撰。按徐子當即徐字也。《浙志》稱其字雪汀，疑即雪汀，蓋亦與守齋友善。「汀」與「江」形近易誤。《詞源》云：「近代楊守齋神于琴，故深知音律，……與之遊者周草窗施梅川（名岳，萬曆《鏡塘縣志》施梅川墓條云：「岳，吳人。精於律呂」。）徐雪汀，美秋屋（名鑾），李商隱（名彭老）每一聚首，必分題賦曲。但守齋持律甚嚴，一字不苟作，遂有《作詞五要》」。汪元量與徐雪汀尤多唱和之作。（見《湖山類稿》卷二有《和徐雪汀》即事，卷四有《浙江亭和徐雪汀》及《徐雪汀》三首）《神奇秘譜》云：「《澤畔吟》，雪汀之所製」。《五知齋琴譜》謂：「雪汀作《澤畔吟》、《廣寒秋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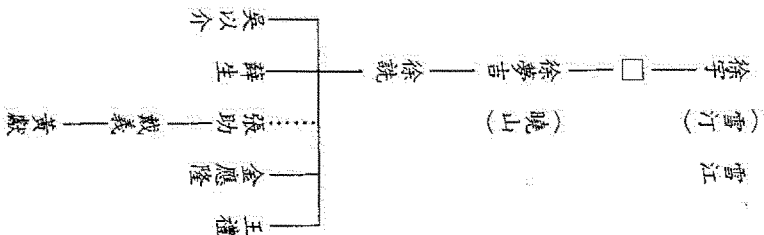
徐夢吉

《浙江通志》（一七八）引《於潛志》：「徐夢吉，好學工文。早舉茂才。授傳貽書院山長，歷常熟儒學教授。詩得家傳，有《琴餘雜言》行於世，晚號晚山中人。」《千頃堂目》二九集部有夢吉《琴餘雜言》。《元詩紀事》（二四）夢吉字德符，杭之子潛人。有和楊鐵崖《西湖竹枝詞》。

時尚有徐秋山者

《梧溪集》二：「至元間（毛敏）仲偕武林葉蘭坡、徐秋山遊京師，三人咸能琴，受知宰相。」
 《蘇州府志》：「宋尹文，字文璧，太倉人，學琴于秋山徐氏，得其雅正。大德間（元成宗）魯國公主召奏《胡笳十八拍》。」徐秋山與徐曉山疑是兄弟行。

徐氏一門事跡可考者如此。明嘉靖間梧岡黃獻編《琴譜正傳》，梧岡學琴於內監戴義竹樓，戴學於徐門高弟姑蘇張助，其譜中有經梅雪窗（徐說）瓢翁（徐天民）秋山曉山（徐夢吉）等刪訂古譜，足見梧岡譜乃自徐氏《琴譜》而來（如言秋鴻為郭楚望譜，與其他謂出於隱仙者異。）亦徐門之流衍也。



徐門琴學著作，茲復列如下：

徐子（字）《徐門琴譜》十卷

徐說《梅雪窗刪潤琴譜》

黃獻《梧岡琴譜正傳》

按《絳雲樓書目》有《徐氏琴譜》一冊，《浙江通志》經籍有《太倉正譜》十卷引《錢塘縣志》云：「徐伯齡著」，亦徐家之書。（萬曆《錢塘志》紀獻：「徐伯齡字延之，號籜冠道人。洞曉宮律，尤工樂府，有《鱣精傳》二十卷。」年代在正德洪武間。）

黃虞稷謂浙操琴譜，始自徐說，觀上考證，其源實出於徐字也。

惟《絳雲樓書目》有朱伯原《浙操琴譜》一冊，《滬水燕談錄》言及朱長文琴譜，伯原即朱長文字，長文蘇州人。（長文於至和二年，從泰山孫明復問學，後著有《春秋通志》。）所作《琴史》，自序題元豐七年正月。又其族孫所撰事略，稱長文，其先越州剡人，尚有《琴臺志》。長文《琴史》卷五有其先祖尚書儂傳云：

儂字延年，越州剡縣人也。少有雅趣，遠於琴道，卜居四明，有姊以淑行婉質，尤工琴書，後賜號廣慧大夫者也。至道元年，天子命使者裴愈至二湖訪圖書，聞廣慧既慧且賢，以名聞，且命之至京師。廣慧既入宮掖，尚書被召對，鼓琴，太宗嘉悅。

是長文先祖朱儂，廣慧姊弟，宋太宗時俱以琴名於時。則其所傳之《浙操琴譜》，或出自儂等，若然，則浙操又不肇自徐氏矣。

徐門浙操至明中葉尤大行，惟自虞山巖激出，始有所謂虞山派者，胡文煥《文會堂琴譜》言：其

譜皆親傳之浙操。又云：「琴獨尚浙操者，猶曲之有海鹽也。」蓋琴家無不託浙操以自重，而浙操實出於徐門，溯其源，則近由於楊續，遠明於朱億，斯又談琴史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十、補記

本文屬稿時，因手頭之周夢坡《琴書存目》、《琴史續》二書，頗費鉤索之勞。及篇定後，始從書坊購得之，亟取勘讀，宋金琴人事跡，大體多同；惟於守齋琴學，所記殊略，但據《齊東野語》為傳，及據《千頃堂書目》著錄《紫霞洞琴譜》書名而已，本文可補其不逮。至元代琴人，彼傳敘述較詳。如趙淇、劉尊德、劉世賢、郭撫、張桂、馬希遠、林晉、李貴、郭節之、員怡然、趙海月、朱右、張南窗、劉程、王有恒、傅玉諸人，拙文俱未之及，可以參看，今不復贅。其書多采集部詩文以撰傳，亦多挂漏，如據《東維子集·倪瓚士臺誌銘》撰《倪瓚傳》，然同集九有《送琴生李希敬序》，不知何以不錄。至其書於年次，每有訛誤，如武伯英歿於金宣宗興定末（見元遺山《雲巖詩序》），不宜入元，此則須訂正者也。又《琴史續》二徐說下引《鄞縣志》言「曾祖字號雪汀」，并注云：「或作雪江」，是「雪江」、「雪汀」乃是一人，足證與楊守齋、毛敏仲交往之徐雪江，即徐字明矣。

又考元《名儒草堂詩餘》卷下尹公遠琴泉有《耐灑杯》詞，「題盧石溪鬻琴所」，自注云「溪翁琴皆操浙音」。尹與盧俱宋遺民云。聞近年查阜西氏在寧波天一閣發見《浙音釋字琴譜》一書，向未經著錄，極堪注意。此有關浙派兩事，前文未及，故並記之。

原載臺北《清華學報》新二卷第一期，一九六〇年

楊守齋在詞學及音樂上之貢獻

宋季學者，楊守齋續最洞曉音律。周密稱其「當廣樂合奏，一字之誤，必顧之，國工樂師無不嘆服，以為近世知音，無出其右者。」（《浩然齋雅談》）守齋《宋史》無傳，事跡又見《圖繪寶鑑》。守齋為楊石養子，其女於咸淳二年為度宗淑妃，生帝昀。歷官司農卿，浙東帥，卒贈少師（二）。

張炎《詞源》云：

近代楊守齋神于琴，故深知音律，有《圖法周美成詞》，與之游者，周草窗（密），施梅川（岳），除雪江（三），李商隱（彭老），李商隱（美），李商隱（彭老），每一聚首，必分題賦曲。但守齋持律甚嚴，一字不苟作，遠有《作詞五要》。

其《圖法美成詞》，今不可見；《作詞五要》則附於《詞源》之後，賴以流傳。惟《詞源》一書

（二）參拙作《九龍與宋季史料》，頁八四《楊太后家世考》。

（三）參拙作《楚辭與詞曲音樂》「澤畔吟」條，考證徐雪江事跡。